

大愛遠征

——記澳洲內陸牙科義診(下)

撰文 / 陳美翠 圖片提供 / 文發處

二〇〇一年二月，旅居南非東倫敦十三年的台商黃耀南，帶著妻子蔡照滿和一兒一女，舉家遷居到澳洲的陽光之都——布里斯本(Brisbane)。

黃耀南夫婦是已經受證的慈濟委員，到了布里斯本，立刻找到慈濟聯絡處報到歸隊。因為暫時賦閑，所以有全部的時間投入志工的工作。第二年，即被推選為布里斯本慈濟的負責人。

「在這個人間天堂，慈濟能做什麼呢？」黃耀南積極的去尋找「福田」，讓大家來「耕耘」。

澳洲是人盡皆知的天堂，但是內陸卻是「天堂的邊緣」，醫療非常匱乏。因為地方太大，方圓幾百公里只有十幾戶人家，因此巡迴的牙醫師來，只能住個一兩天，下一次恐怕還要等好幾年才能再盼到醫師來。

就這樣，布里斯本的牙醫義診隊伍，自二〇〇二年七月起，每年兩次的義診，已進行了五次。北到內陸靠近南回歸線的多妹吉(Doomadgee)；還南下到澳洲最南端，接近南極的離島塔斯馬尼亞(Tasmania)去。。。

病人的歌唱和寵物

二〇〇三年九月底，義診隊展開第四次義診，同時把觸角伸到南方的島嶼塔斯馬尼亞(Tasmania)；另一隊則到西北邊的疆達(Junda)和貝都黎(Bedorly)。貝都黎位處於澳洲中部聞名的辛普森沙漠(Simpson's Desert)，人口不到一百人，以政府工作為職。從布里斯本搭乘「飛行鉛筆」小型飛機到貝都黎，要沿途停靠四個沙漠的小鎮，好像公車一樣，沿路「叫客」。費時又費錢，所以鮮少有人會到這個荒漠的小地方來。

貝都黎方圓一百八十公里，僅有一間學校，一位老師，二十位學生。老師利用電子設備，用遠距教學，負擔起偏遠牧場孩子的教育。



昆士蘭省來支援的牙醫診療車，為臨時來的牙醫師，提供一個完整的診所。

看診的四天中，人潮意外的多。許多病人連時間都沒有約，就大老遠的從別的鎮跑來，醫師和助理每天都看到凌晨兩點。

到疆達的是志工甘羽南及四位慈青：兩位醫師、兩位助理，從布里斯本搭機到龍瑞奇，整理設備，採買民生用品後，再換一部轎車、一部吉普車趕路到疆達。

一邊趕路，還要注意隨時會衝出路面的袋鼠。

「抵達之後，當地的護士和她的先生與我們共進晚餐，然後整理診所和器材。」牙醫助理郭瑛琦說。

牙醫診療車，奔馳了一千多公里，整輛

車像是穿上一件黃泥外套，為了讓患者有個清爽的診間，牙醫師和助理一起努力的擦拭內外，直到凌晨。

為了多看些病人，志工在診療車外面佈置了一個小餐
在澳洲的慈青牙醫們不畏路途艱辛，深入內陸荒漠服務。

桌，醫師和助理可以在經過時，吃個餅乾或喝口水。也有一個小書軒，提供慈濟的書刊；也提供畫紙和畫筆，好讓父母看牙醫時，小孩可以安靜地在這裡畫圖。

「有位可愛的病人喬治沃特，還特地為義診隊唱了一首歌，跳了一支舞。」郭瑛琦說：「有些病人會帶家裡的寵物來，其中包括一隻會說話的鸚鵡和一隻剛出生的小羊。」

居民熱情無比，一個鄉村歌手邀了一大堆人來診所唱歌，又送了一個大杯子，上頭簽了許多名字。

離開前一晚，看診看到十一點半。突然有一個病人自外地來，請求用飛機送去就醫。

「護士問義診隊要參觀嗎？我們當然要去開開眼界囉。」甘羽南說：「機場先打開跑道燈，然後用汽車以Z字型繞著開，驅趕袋鼠後，飛機才降落。飛機上有兩張病床，除了駕駛，還有一位護士。」

三更半夜回來後，志工還是將診療室打掃乾淨，製作了一張「感恩與再見」的海報。醫護人員將所有的病歷和資料輸入電腦，大夥兒熬到凌晨四點才「休息」。



義診隊也提供畫紙和畫筆給小孩安靜地畫圖，好讓父母專心看牙。

戴著口罩的天使

塔斯馬尼亞島位於墨爾本南方，面積有台灣的三倍大，由於接近南極，氣候寒冷，移民來此的華人並不多。

義診隊踏進達文波市的診所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五間設備完善，嶄新的診療室。當地護士貼心的將一櫃櫃的器具與材料都排列整齊。

「我們已經一年多沒有醫師來。真高興你們終於來了！」

口罩戴上，醫師袍穿上，就開始忙碌起來。每一兩個小時，就會看見病人咬著棉花出來，志工連忙上前去打招呼。

由於隊員不習慣島上夜晚約五度的低溫，一整晚被凍醒好幾次；後來當地衛生署人員趕緊送來電暖爐和棉被毛毯，大家才睡得暖和香甜。



慈濟牙科義診的醫護人員對塔斯馬尼亞島島民而言，簡直是「戴著口罩的天使」。

第二天，除了病人之外，診所還來了許多媒體記者，原來慈濟義診隊在當地已經造成轟動。

一位老婦人在電視上說：「我每年都繳稅給政府，直到今天，我覺得值得了。」

領隊牙醫莊冰瑩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的師父說，頭頂人家的天，腳踩人家的地，要抱著感恩心，回饋當地。」

政府新聞部經理非常感動，當場拿出五十元澳幣（約一千多元新台幣）說：「請你們大家像澳洲人下班後的習慣，去酒吧小酌一番。」

莊冰瑩笑咪咪的告訴他，慈濟人要守十戒，不能喝酒。如果不反對，可以捐

出來做善事。

來看診的大部分是低收入戶，以救濟金維生，卻有病人知道慈濟故事後，捐出十元、二十元澳幣給義診隊。

隔天，當地的報紙刊出慈濟牙科義診的消息，標題是「戴著口罩的天使」。

牙醫師劉益志發現一位病人的牙齒情況非常惡劣，不得不把他前面六顆牙全部拔掉。病人看完後照鏡子，看到自己沒有牙齒的樣子，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也很難過，但是想到他們不知道還要等多久，才能再看到醫師，實在令人擔心。」劉益志說。

過了半年，慈濟第五次義診，再度來到塔斯馬尼亞島。

這一趟，澳洲分會負責人林茂正也隨團擔任「香積」，負責煮飯給大家吃。他說，一對八十多歲的老夫婦來看牙齒，感動之餘，回家拿了一本他們自己寫的書，送給義診隊。

「義診最後一天，是莊冰瑩二十九歲的生日，當地衛生單位和我們合辦了一個慶生會和感恩惜別的宴會，我和淑惠師姊做了三十人份的中國菜。」林茂正說：「預計七點開始的晚宴，因為醫師一直忙，到將近十點才舉行，菜涼了，大家也都餓壞了。」

莊冰瑩說：「大白齒最難拔。我們三位醫師的最後一個病人，不約而同都需要動小小的手術，才能把牙根『挖』出來。」

這一次，三位牙醫莊冰瑩、盧以欣和Mary吳都是年輕的女醫師，拔牙拔到手

「烏青」（淤血）。

「晚宴時，女醫師脫下白袍，上台表演手語。衛生單位的人看得直呼不可思議。」林茂正哈哈大笑說。

七隻青蛙看著我洗澡

第五次的義診，除了南方的塔斯馬尼亞島，還北上昆士蘭內陸的阿拉妹、阿爾法、曼塔巴羅(Muttaborra)和埃斯佛(Isisford)四個小鎮。

曼塔巴羅是澳洲第一個發現恐龍化石的地方。因為長期的醫療匱乏，所以自力救濟，募集了一輛救護車。「自立自強」便成了鎮上的傳統。

原先鎮民以為慈濟義診隊是政府付費派來的，後來知道是志工無私的付出後，深受感動，將辛苦募來的一千元澳幣（約合兩萬五千元新台幣）捐給慈濟。

水果是稀有且珍貴的，義診隊收到一大籃。還有人送巧克力，理由更妙、更可愛：「祝你們以後也要看牙醫。」

隊員們一致認為：機票很貴，雖然是志工，也要多看些人才划得來，所以就起早摸黑，每個人都累壞了。

第一次參加義診來到內陸的慈青呂紹輔，說了一個笑話：牙醫助理許韶君終於撐不住了，她說要在桌上趴一下。結果不到三秒鐘就睡著，之後任人怎麼叫都醒不過來。「不過被太陽曬到時，還會迷迷糊糊的將桌子搬到陰涼的地方，然後繼續睡。這種『功夫』，讓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在埃斯佛，呂紹輔上洗手間的時候，被馬桶裡的兩隻大青蛙嚇一大跳。護士說，把牠們沖下去就好了。

「洗澡的時候，浴室裡有七隻青蛙盯著我看，用馬桶刷趕也趕不走，還有一隻跳上我的手臂，嚇得我把刷子和青蛙甩到窗外去。」呂紹輔至今想起來，又好笑又害怕。

從黃金海岸(The Gold Coast)來支援的志工溫慶玄說：「內陸太乾旱了，青蛙只有躲在馬桶和浴室才能獲得一點水。」

沒錯！生命都會自己找出路的啊。

一夥人原本要住在鎮上的旅店，可是床上棉被中都是昆蟲屍體，於是打道回診療所，動手打掃給護士住的兩房一廳的宿舍。

「我們男生睡客廳的沙發。可是沙發上有一隻雞，一動也不動，聽說已經好幾天了。」呂紹輔好笑的說：「牠以為牠在孵蛋，其實什麼也沒有，可能蛋早被人偷走了。」

看診時，有兩個小女孩問師姊：「慈濟」是什麼意思？師姊回答：Take out the pain, give people joy(拔苦與樂)。小女孩聽成「Take out the『pen』」(把筆拿出來——英文中的「病苦」和「筆」同音)，同時在桌上拿起一支筆來。大家聽了忍不住開懷大笑。

第三天是星期日，鎮上有一場婚禮。這天除了鎮長來看牙齒，連婚禮的男主角都來找醫師。

原來他前一天本來要來拔智齒，後來

想辦完婚禮再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然摔了一跤，門牙斷了一顆，還是不得不來找醫師。幸好醫師給他黏回去，否則就要變成缺門牙新郎了。

內陸景觀大驚奇

「因為四月復活節假期，機位一位難求，我們就搭巴士到龍瑞奇去。」慈青志工呂紹輔說：「一趟路要十七個小時，我們都說，可以搭飛機飛到台灣再回來了。」

沿途，加油站是晚間人群聚集的地方。許多當地人第一次看見亞洲人，都很好奇，義診隊變成「被參觀」的「稀有動物」。

「凌晨兩點，司機說要小睡一小時，他鋪了睡袋，就在路邊呼呼大睡起來。我們就欣賞夜空，天上的星星好大好亮，好像伸個手就可以摘到呢。」

沙漠的景觀，讓義診隊大開眼界。擔任機動組的洪文鶴，從阿爾法到龍瑞奇，三百公里的路上，三次遇到袋鼠。

「前兩次被我閃過，第三次撞到袋鼠的屁股，把車燈撞壞了。」

溫慶玄也是在四個義診點奔波補給支援，他說：有時開一、兩百公里，沒看到一輛車、一棟房屋；倒是遇到許多野生的駝鳥和袋鼠。

一次汽車爆胎，大家下來換備胎時，一群蒼蠅像轟炸機般的襲來。

「澳洲的蒼蠅多到不可想像，那裡的人在帽子前簷釘上一排軟木塞，一邊吃東西，一邊搖頭，用軟木塞趕蒼蠅。這種帽子，竟然也變成澳洲內陸的觀光紀念品。」

一望無際的紅土、黃土，焦掉的草、奄奄一息的樹。遠遠一群綿羊穿越馬路，灰黃的身影和大地融為一體，如果不是看著牠們在走動，會誤以為是一列土丘呢。

換個工作做就是休息，到內陸那廣袤的地域去，義診隊志工並不覺得辛苦。因為那絕不是旅行團會規劃的景點和路線。

義診隊曾在結束後，被熱情的病人力邀去參觀他的牧場，騎馬、看綿羊的

一張張紅紅黃黃的小紙條代表著曼塔巴羅小鎮居民對牙醫義診隊的感謝。



「脫衣秀」。

「大家紛紛下場去佯裝剪羊毛拍照，沒想到主人悄悄的把電源打開，呼嚕嚕的就真剪了下去，把大家嚇得又叫又跳。」牙醫師吳佳瑋說。

遙遠的路途上，隨行的當地護士也會貼心的「製造」「特別節目」。黃耀南說：「我們曾路過一個村落，正巧他們在慶祝『和諧日』，我們被邀約與他們同樂，真是感動又難忘。」

在酒吧的屋頂釘一塊錢

「在曼塔巴羅義診時，當地的護理長建議我們，以後可否加派心理醫師來？因為乾旱影響畜牧業，許多人受不了，自殺了。」甘羽南說。

義診時，有許多民眾都主動捐款，他們說：「我們捐錢，是希望你們能夠再來。」

「學到很多學校沒有教的，非常珍貴的經驗。」牙醫師陳威翰說：「隔了一年再去，發現許多小朋友都長高了，那種感覺真微妙。」

黃耀南說：「布里斯本的牙醫系主任特地邀請慈青去跟學生現身說法，鼓勵學生畢業後也下鄉去服務。」

布里斯本的慈濟會務除了原有的難民、老人院、殘障院關懷外，還要策劃低收入戶的食物發放；牙科遠征義診隊也正在轉型，朝著「人文醫療」的目標邁進。

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內陸，一雙雙痴痴

凝望的眼神，是年輕醫師放不下的牽掛。

「在一個沙漠中的酒吧，我們曾在屋頂上釘了一塊錢.....」

原來內陸的牧民趕著牲畜去放牧，一去總要三、四個月；遇到乾旱，走得更遠，可能要一年半載才回來。

黃耀南說：「他們會在路途中把錢『寄放』在酒吧，回來時可以喝個啤酒、可樂或咖啡。」

紙鈔折成方塊，用圖釘釘上，底下再用玉米棒托住，用力往屋頂的木頭上扔，技術好的「一矢中的」，就把錢給釘上去；技術欠佳的，就多扔幾次，直到釘上為止。

酒吧老闆很厲害，哪張錢是哪個人的，她一清二楚，絕不會搞錯。

義診隊在酒吧喝了可樂後，也「入鄉隨俗」，拿出一塊錢，折好釘上圖釘，輪流往屋頂上丟。

「我們輪流上陣，把它當成競技遊戲，玩得好開心。」黃耀南說：「最後釘上去了，還引起一陣掌聲和歡呼。」

一群黃皮膚黑眼珠的東方人、一群來自遙遠島國的台灣人、一群穿著「藍天白雲」的慈濟人、一群住在陽光之都的有福報的人，帶著滿滿的愛心，毫無所求的，自掏腰包，到一千五百公里之外，為天堂邊緣的人義診。

他們在酒吧的屋頂釘上一塊錢，他們「還要再來」。下次路過時，還要再進來這個沙漠的小酒吧，喝一杯冰冰涼涼的可樂。



器 官 捐 贈

長留大愛在人間

往生後，以身軀奉獻社會人群，是尊重生命的表現。

二〇〇三年二月八日，花蓮縣古姓男子車禍往生，家人忍痛割捨，捐贈其所有器官，延續多人生命。

捐出的心臟、腎臟、肝臟、眼角膜，已嘉惠多位病患，骨骼也已存入花蓮慈濟醫院骨骼銀行，估計受患者超過五十人。

接受眼角膜移植，攻讀德文系的女孩開心地說：將來有一天，要帶著「大哥哥」捐贈的眼角膜，到德國「看」當地的風土民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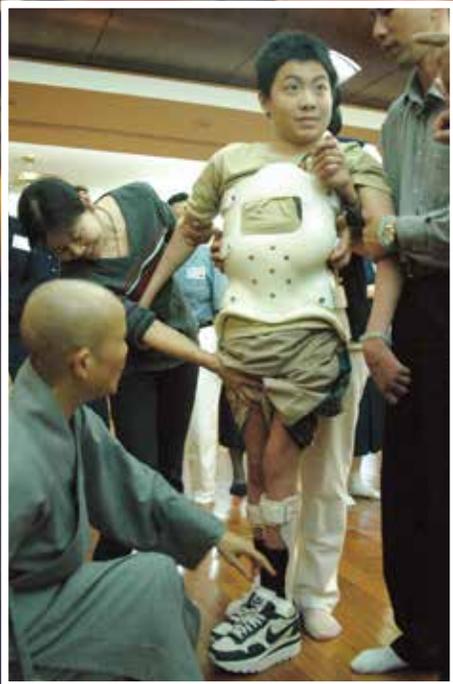
有意簽署器官捐贈卡，可聯絡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或慈濟醫學中心社服室

或諮詢專線：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器官移植小組 (03) 8561825轉2248



新加坡， 我回來了

文·圖 / 蕭菊貞



十月二十七日來自新加坡的潘氏兄妹勁揚與姿齊離開台灣回家了。在來台求醫的五個多月來，家人從最初的徬徨與憂心，到如今兄妹倆，妹妹擺脫抖動的身體與疼痛的哭號，哥哥也不再只能躺不能久坐，花蓮慈濟醫院醫護團隊的陪伴，如今終於讓他們「走」出了睽違多年的一步。年僅十歲的妹妹，曾經在病榻上，痛苦的期望媽媽把她從高樓拋下，如今她終於帶著笑容回到家鄉，這是醫療團隊的努力、是眾人的祝福，更是父母與兄妹倆的毅力，在志工、社工員的陪伴下，這趟回家的路，縱然不捨但更是充滿笑與愛的溫馨。

十月二十七日

隨著潘家兄妹回家的這一段旅程，一路上充滿了歡笑和感動，從松山機場到中正機場慈濟聯絡處，大夥兒幾乎是笑聲不斷，哥哥勁揚和羅師兄、濟雨師兄特別投緣，說學逗唱樣樣都想學，甚至還要叮嚀攝影師把帶子拷貝送他，他雖然說話還不大清楚，但是卻和大家打成一片。問媽媽離家五個多月了，會不會很想家？潘媽媽說，想另外兩個兒子是真的，但是在慈濟這段時間，慈濟人一直對她們很親切，也很有家人的感覺，

讓她沒有離家很久的感覺。尤其是見到勁揚和姿齊的快速進步，對她來說更是驚喜連連，只覺得時間過得好快！

上了飛往新加坡的飛機，大家對於勁揚和姿齊的狀況還是有一點擔心，尤其今天班機是客滿，所以不像來台灣時，兄妹們一個人可以坐兩三個人的位子，也可以躺著休息，今天到新加坡的旅程真的是要考驗醫療團隊治療的成果。本來爸爸還擔心要不要讓位子給孩子躺，但小朋友都說不用，這點讓大家都寬心許多，媽媽也不禁感慨，回想起五個多月前兄妹倆是扭著身體哭著來台灣，

媽媽餵姿齊吃飯





媒體訪問勁揚

沒想到現在是坐的好好的，帶著笑容回家，真是不可思議！

就在我們下機時，沒想到連機長也出來送我們，因為他說他昨天才在大愛台看到了潘家兄妹的報導，他很感動，沒想到竟然可以這麼有緣，搭上他架駛的這班飛機，他感到十分榮幸，不斷和我

們揮手道別。

好不容易經過了四個半小時的飛行，我們抵達了新加坡，一到機場出口，見到已經有大批的媒體記者和等待的潘家親友、慈濟師兄姐早已等待多時，大家對這事件的關注和熱情讓人相當感動，媒體見到兄妹也十分興奮，而原本在飛機上擔心不會說話，害怕面對記者的潘勁揚更是嚇呆了，提醒了他一下，才露出笑容和大家

揮揮手。而這時候的潘媽媽見到了家人和那麼多媒體的關心，頓時間更是感動的哭了出來。

在機場媽媽萬萬沒想到連小學校長也帶了一群學生來接機，並且歡迎兄妹倆能盡快康復，快快回到學校和大家一起上課，潘媽媽面對這樣的溫情，淚水說



機場的交會



什麼也停不了，她邊笑邊哭著說，「我們家的人都愛笑，但是一哭起來也很麻煩，就是停不住。」但我從她眼中看到的卻是她發自內心藏不住的喜悅和希望。

等了九年，孩子終於站起來

前往記者會現場的路上，媽媽說，她心情很複雜，回到家她當然開心，可是她也明白自己的新任務才要開始，就是要獨自面對孩子的復健。問她怕不怕？她又是笑著回答，「在慈濟醫院復健師教了我很多，我每天也都陪著孩子做復

健，我想我有勇氣和信心，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她跟我說這話時，我真的相信她一定可以做得很好。記者會最後在晚上九點半左右結束，晚間十點的新聞裡，就完整的報導了潘家兄妹回新加坡的新聞。在潘家的客廳裡，幾十位親友們圍繞著兄妹倆，大家一邊看電視一邊聊著在台灣的種種，而姿齊一邊打呵欠，一邊也笑得燦爛，媽媽說，「等了九年，總算讓我等到這一天了！我相信他們的進步一定會越來越快、越來越好，我對她們和醫師都有信心。」這是充滿幸福滋味的一天。

十月二十八日

在新加坡街頭上往返，有一種特殊的氣息，無論大小街道都整齊又理性，就連兩旁的建築雖然色彩豐富，卻也都印格上了乾淨的標記，但有趣的是這兒的食物卻一點都不理性，反而是甜得令人發膩。看著，看著，這看似冷靜的城市，似乎也有一種屬於它自己的性格，嚴肅中的溫柔。

新加坡真是舉國歡騰

就像這兩天在新加坡媒體上大幅報導的<義順兄妹>的故事一樣，陪著勁揚和

姿齊到外頭散步，人們對她們兄妹的善意和關心絡繹不絕，就連在小吃攤上吃東西的路人，都要停下筷子對她們微笑。

今日是回到家的第二天，走進潘家客廳，媽媽看著我們帶來的報紙，她凝視良久，問她心裡感受如何？沒想到她又不改開朗的性格，指著報紙頭版上的照片大笑著對我說，「我覺得很自豪耶！」回到新加坡的第一夜，潘氏一家人全都累倒了，不過一大早七點多就有電視台到潘家做訪問，想知道他們回家的感覺？新加坡記者的熱情讓人有些錯愕，也讓我更想知道，這個事件在當時到底



自豪的媽媽



阿公玩攝影機

引起了新加坡社會多大的震撼和期待。

下午的一場家庭慶祝會，爸爸媽媽兩方的親友都來了許多人，尤其是兄妹的阿姨們更是帶了許多蛋糕、食物、水果來，氣氛十分溫馨。而八十歲的阿公也來看孫子，風趣的阿公心情很好，他甚至還拿起我們的攝影機玩了起來，搞不清楚鏡頭和觀景窗方向的阿公，還一直想要拍下勁揚和姿齊的畫面，逗得全場哈哈大笑。

兄妹倆又要開始學走路了

阿公說：「他們這兩個孩子，到五歲了，好不容易從爬，到會站起來學走路，剛走得好了，沒想到一生病又趴到地上去了，本來還會爬，最後竟然躺下去了。不過現在居然又要開始學走路了！實在真作弄人！」阿公一番玩笑

話，令人莞爾。

在下午的家庭聚會上，陪同兄妹倆回新加坡的社工靖玲，則是因為姿齊一句「黃靖玲，我會想妳！」而感動的哭了起來，在醫院陪伴著兄妹倆好幾個月的不捨和心疼，一時之間全湧了上來，靖玲最後乾脆躲到廁所哭，看著靖玲傷心，勁揚是不知所措，而妹妹竟然還拉著紀雪師姐，在她耳邊

說：「看，黃靖玲哭了！」那一瞬間，潘家的氣氛很複雜，似乎也預告著我們終將離去。



姿齊與社工靖玲互動